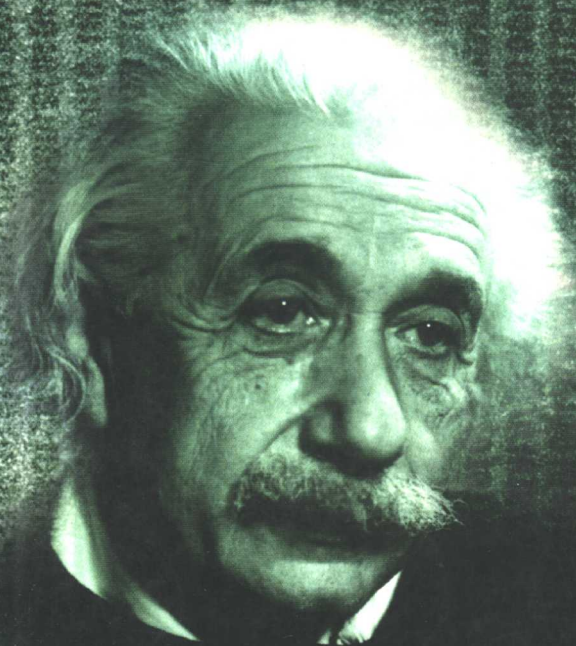


THE
QUOTABLE
EINSTEIN

爱因斯坦语录

艾丽斯·卡拉普赖斯 编 仲维光 还学文 译 许良英 校



杭州出版社

爱因斯坦语录

艾丽斯·卡拉普赖斯 编
仲维光 还学文 译
许良英 校

杭州出版社

060161

57.05.16
48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因斯坦语录 / (美) 艾丽斯·卡拉普赖斯编,
仲维光、还学文译.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1. 6
ISBN 7-80633-279-0

I. 爱… II. ①艾…②仲…③还… III. 爱因斯
坦, A. (1879~1955) - 语录 IV. K837.12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6690 号

爱因斯坦语录

艾丽斯·卡拉普赖斯 编
仲维光 还学文 译 许良英 校

责任编辑 许晓光

封面设计 王建峰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社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286 号

邮编 310003

电话 (0571) 85066612

印刷 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250 千

印张 10.25

版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633-279-0/G·171

定价 18.80 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文本序

新千年将临之际，在英国和美国分别有众多学者评选将逝的一千年（公元 1001—2000 年）中对人类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评选的结果，爱因斯坦都名列榜首。这是因为，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有不朽贡献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热切关心人类事务、主持社会正义的世界公民，一位有探索精神和独立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无比丰富。

这个语录收集了爱因斯坦从 17 岁到晚年对科学、人生、家庭、社会、政治、道德、宗教等方面的见解，有助于比较全面地了解爱因斯坦的为人和思想。编者艾丽斯·卡拉普赖斯（A. Calaprice）女士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曾参与《爱因斯坦全集》（1987 年开始出版，计划出 40 卷）的筹划和编辑工作，接触过爱因斯坦的全部档案文件（计 4 万件），为本书提供了大量从未发表过的原始资料。中文本译者仲维光、还学文伉俪原来研究科学思想史和哲学史，后去德国深造，多年从事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对爱因斯坦这样的大师极为崇敬，视这项翻译工作为一大精神享受。可以想见，此书对于用心的读者也会是一种享受，会从中得到不少启迪和共鸣。

2 爱因斯坦语录

这个语录在形式上有点类似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的《毛主席语录》，但在性质上和编者的意图上则是大相径庭的。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是林彪为邀宠而泡制出来“统一 7 亿人民思想”的工具，他断言：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要大家天天背诵，造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和对文化进行所谓“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与此相反，爱因斯坦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和个人崇拜，他庄严宣告：“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的信仰》1930 年）他崇尚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主张宽容，从不认为自己的话就是真理，从不文过饰非，而认为真理的追求比真理的占有更可贵，并嘲讽那些自命的真理占有者：“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1953 年给莱奥·贝克（Leo Baek）的祝寿词）事实上，这个语录的编者也没有把爱因斯坦看作神或者真理的化身，而只是把他看作一个充满七情六欲、充满人性的人。本书中所汇集的，不仅有他对人类事务的真知灼见，也有他对自己家庭生活不幸的苦闷和无奈。在编者的心目中，不存在中国的“为尊者讳”的传统，而是要通过爱因斯坦自己的语言再现一个有理性、有激情的真实的人。

由于语录的编者是专业的编辑人员，缺少机会对思想史，尤其是对爱因斯坦的思想进行深入的系统研究，在材料的取舍上难免有所偏颇，爱因斯坦一生不少有震撼力的心声被遗漏了。上述 1953 年给莱奥·贝克的祝寿词就是一例。又如 1933 年面对纳粹暴政，给挚友劳埃（von Laue）正气凛然的信也未被采录。在年谱中，过多地注意爱因斯坦家族每个成员，而忽略了有重大影响的爱因斯坦本人的一些重要社会活动，如 1932 年为国际裁军会议奔走呼吁，1953—1954 年间与麦卡锡主义的不懈斗争。而年谱中所

列史实也有不准确的。例如，爱因斯坦签署反战宣言《告欧洲人书》的时间1914年10月被误为1915年；1916年的论文《广义相对论的基础》，其中“基础”（Grundlage）被误为“起源”（Origin）。尽管这本语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讹误和不足，但瑕不掩瑜，从整体来说，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我们应该感谢编者的辛劳。

为便于读者对爱因斯坦的生平、科学成就和思想品德有进一步的了解，笔者不揣冒昧地把1996年撰写的《爱因斯坦评传》（个别文字有改动）附在书末以供参考。此文原刊于199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已故钱临照先生和笔者主编的《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物理学家》第5卷。当然，拙文也难免有讹误，竭诚欢迎批评指正。

*

*

*

以上是四个月前写的，当时还没有见到中文译稿，对英文原书也只作了粗略的浏览，印象不深。现在抽时间详细通读了中文译稿，也详细通读了英文版原书，并查阅了手头的有关文献资料，对这本书的全部内容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因此，有必要再说几句话，对读者阅读这个语录可能会有帮助。

据仲维光在《译后记》中介绍，他们最初是按照1997年的德文本翻译的，以后又根据英文本作了补充。德文本应该说是1996年英文本的译本，但作了不少增删，而且爱因斯坦绝大多数作品原来都是用德文发表，德文本本身自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可惜我未见过德文本，而且大学时学过的德文也早已完全荒废了，因此这里议论的就只限于英文本。

逐条读了本书所采集的爱因斯坦语录后，对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爱因斯坦是怎样过凡人的生活的，以及他的种种感受，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可以说是本书的最突出的特点。看来编者对此有特殊偏好，在这方面花的功夫很多。可是，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

4 爱因斯坦语录

爱因斯坦，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之所以依然受世人怀念景仰，是由于他的科学贡献、思想影响和人格力量。这本语录虽然也分设科学、哲学、政治这些专栏，但在材料的选择上和内容的深度上都存在不少问题。

例如，在关于“科学”这一节里，涉及科学具体内容的，只有第一条“ $E=mc^2$ ”和后面两条，这远远不能反映爱因斯坦的主要科学成就。也可能编者认为相对论这类东西不是一般读者所能搞懂的，无法用几句话表述清楚。但是只要肯花功夫，从爱因斯坦自己的众多文章中还是能够找到适当段落的。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求编者对爱因斯坦的重要科学工作内容有一个具体而清晰的了解。

又如，在“宗教和哲学”一节中，主要是谈宗教，而且内容很多重复，关于哲学仅有5条，内容大多是泛泛之论，根本看不出爱因斯坦自己的哲学思想究竟是什么。事实上，爱因斯坦在文章和信中多次深入讨论过哲学史上两大派别：经验论和理性论，特别是1938年1月24日给匈牙利物理学家兰佐斯（C. Lanczos）的信中所说的：“从有点像马赫的那种怀疑的经验论出发，经过引力问题，我转变成为一个信仰理性论的人。”如此重要的话，是不该被遗漏的。

在“政治”一节中，爱因斯坦有不少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言论也被遗漏了。例如本文前面提到的，1933年5月26日关于如何对待刚上台的德国纳粹政权问题给劳埃的信中所表露的气壮山河的心声：“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试问，要是像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这些人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为人类服务。”同样，在美

国麦卡锡主义猖獗时期，他于1953年12月5日接受人权奖时声明：“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有如此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实在是史无前例的。遗憾的是，这一沛于寰宇的心声并未打动生活在太平盛世中的语录编者。

看来，过惯了宁静自由生活的编者对长期生活在政治风暴中的爱因斯坦的许多强烈的感受是难以有共鸣的，甚至也缺乏理解。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对爱因斯坦一句名言的处理，这就是“杂题”一节中标题为“暴力”(Force)那条语录(见178页)。这条语录谈论的是一个重要的并有普遍意义的政治问题，却不编在“政治”一节中，而编在可有可无的“杂题”中。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原文中开头一句作为前提的命题被删了去，使读者无法理解这里所说的暴力究竟是指哪一种暴力。这个问题，德文译者和中文译者都没有发现，我把它补上。原文如下：

“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

这明明是逻辑结构上密不可分的两句话，怎么可以随意砍掉它的头呢？爱因斯坦在1930年发现的这条千古不易的规律，无论对于历史和现实都有重大意义，与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Lord Acton)1887年说过的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要顺便说句题外的话：阿克顿这句名言中的tends被不少人误译为“使人”，最近(2001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阿克顿文集《自由和权力》中译成“导致”，显然也与原意相去甚远。对千古名言的翻译竟如此不严肃，未免令人叹惜。

6 爱因斯坦语录

对爱因斯坦这条语录编辑处理的失当，除上述两点之外，在文献出处方面也存在。这条语录出自1930年发表于《论坛和世纪》杂志上的文章《我信仰什么》（也可译为《我的信仰》），此文收在1934年出版的，由爱因斯坦的女婿鲁道夫·凯泽尔（Rudolph Kayser，他也是1930年出版的第一本爱因斯坦传记的作者，不过用的都是笔名）编的爱因斯坦文集《我的世界观》中，并且把此文的标题也改为《我的世界观》。语录编者在注明文献出处时，没有提到1934年的文集《我的世界观》，却提到1954年出版的《思想和见解》。事实上，《思想和见解》不过是《我的世界观》的续编。这篇文章是这本语录引用最多的，出处始终未提《我的世界观》，在中文本中我逐一把它补上。

语录中另一篇多次引用的重要文章《自述》，出处的注明也存在问题。其中绝大多数连文章的题目也不提，而只提爱因斯坦70岁祝寿文集的编者的名字，令人莫名其妙。又，“哲学”一节中一条关于认识论和科学关系的语录（见第141页），明明出自上述祝寿文集最后一篇长文《对批评的回答》，编者却误为仍是卷首那一篇《自述》（注明是p5）。

语录最后，编者回答了最常见的关于爱因斯坦的非科学的问题，对于了解爱因斯坦这个人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关于他去世后的情况。不过，其中也有并不准确的。例如，编者认为对爱因斯坦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有四位，叔本华也在其中，根据是他多次引用叔本华的一句话：“人能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显然是以偏盖全。众所周知，叔本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悲观论和唯意志论，为人极端自私，而且言行不一。对于这些，爱因斯坦都格格不入，根本不可能接受多大影响。对爱因斯坦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应首推斯宾诺莎，爱因斯坦接受他的影响，不仅限于编者所说的宗教观，而且包括整个人生观和自然观。事实上，斯宾

诺莎对自由意志的否定，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认为“只有依照理性指导的人才是自由的”，都已蕴涵着叔本华那句话的内容。耐人寻味的是，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和人格，与叔本华恰恰相反。用罗素的话来说，斯宾诺莎是“伟大哲学家中人格最高尚的”，而在叔本华一生中，“除了对待动物仁慈以外，很难找到任何美德的痕迹”。

关于德文本存在的失误，仲维光在《译后记》中列举了不少，这里还可加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这就是“关于朋友、科学家和其他人”一节中论 H. A. 洛伦兹的第三条，英文本原来只有 1928 年写的那一段，德文本在后面加了一段，并未加注出处。可是，后面这一段是 1953 年写的。把相隔 25 年写的两篇文章当作一篇，也太粗心了。因此，中文本只好把它分成两条，分别注明出处。

鉴于为科学家编语录毕竟是一个无先例可援的创举，必然困难重重。卡拉普赖斯女士勇敢地开了一个头，我们应该感谢。不过，凡事开头难，第一次尝试总难免有失误，好在编者在《前言》中已经声明，欢迎读者提批评意见，以便将来再版时改正。作为一个对爱因斯坦有深挚感情的用心的读者，我衷心希望编者继续再花大功夫，把这本语录编得更好。

许良英

2001 年 4 月 4 日，北京中关村



在瑞士伯尔尼，1938年。（承蒙新罕
布什尔大学，罗特·雅各比档案馆特许）

英文本序

由于过去 30 年来我一直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朋友和顾问，为了帮助出版爱因斯坦全集这一艰巨项目铺平道路，我答应了为这本书写序言。在这个计划中，艾丽斯·卡拉普赖斯（Alice Calaprice）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和激烈争论之后，现在，出版计划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开始源源不断地逐卷出版这一充满科学和历史价值的珍贵的文献。

我了解爱因斯坦是间接通过他的秘书和档案管理人海仑·杜卡斯（Helen Dukas）。无论对成人还是孩子，海仑都是一个慷慨热心的朋友，并且有很多年，她是我家孩子所喜爱的临时保姆，她喜欢讲关于爱因斯坦的故事。在讲故事时，她总是强调他的幽默，对一般人所有的那种被死亡折磨的痛苦的从容超脱。孩子们一直记得，她是一个温和风趣，说话带有德国口音的老太太。然而，她也非常倔强，像一头母狮一样。当爱因斯坦活着时，她一直驱赶那些试图侵害爱因斯坦的私人生活的人。在爱因斯坦去世后，她奋力保护他的私人遗物。作为爱因斯坦遗嘱执行人，她和奥托·内森（Otto Nathan）时刻准备用法律手段惩治那些敢于不经他们许可就发表爱因斯坦文件的人。有时候，海仑·杜卡斯会模糊地暗示上述那些不具名的人。在她对外显示的平静的外表下，我们可以

感到一种隐藏在她内心的焦灼不安。这些人正在给她的生活制造不幸。

爱因斯坦的遗嘱规定，在奥托·内森和海伦·杜卡斯活着时，他的所有的文件都由他们管理。在此之后，全部爱因斯坦档案将永远属于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在爱因斯坦 1955 年死后长达 25 年的时间中，爱因斯坦档案一直存放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的一长排档案室中。海伦·杜卡斯每天都在那里工作。她整理了数量巨大的往来书信，发现上千份新的文件，把它们补充到收藏的档案中。

1981 年 12 月，奥托·内森和海伦·杜卡斯两个人显然还都非常健康。大约在圣诞节前后，所里的大部分人都休假去了，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是一个漆黑的雨夜，一辆大运货车停在研究所门前，一队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担任警卫。我偶然路过那里，停下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是惟一的观众，但是，我毫不怀疑，海伦·杜卡斯一定也在场。她或许正站在研究所的顶层楼上她的工作室的窗边，监视着这个行动。很多大木箱子，迅速连续地从楼上由电梯运下来，通过楼的前门搬运装载到货车上。最后士兵也跳上车，货车启动消失在夜色中。第二天，档案到达耶路撒冷的最终目的地。海伦继续来所里工作，处理信件和整理曾经存放过档案的房间。六个星期后，她出人意料地突然去世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她是否对自己的死亡有所预感。但是无论如何，她是考虑过，她所心爱的档案在她死前就应该在可靠的地方。

在希伯来大学接过对档案的责任后，奥托·内森也于 1987 年 1 月去世，很快那个纠缠海伦的幽灵就显现出来。几年前曾参与爱因斯坦文献出版计划的合作者，科学史家罗伯特·舒尔曼（Robert Schulmann）由瑞士得到一个消息，说在世纪交接的时候爱因斯坦

和他第一个妻子密勒娃·玛丽琦（*Mileva Marić*）的来往情书的收藏，可能还在。他猜想，这些信应该是密勒娃的遗物。她的文字遗物的一部分，在她 1948 年去世后，由她的儿媳，爱因斯坦的长子汉斯的第一个妻子弗丽达（*Frieda*）带到了加利福尼亚。虽然人们向舒尔曼反复保证，那里只是保存了爱因斯坦在 1914 年之后，以及和密勒娃分手后写给她的书信，但是，舒尔曼还是不完全相信。1986 年，他在伯克利与爱因斯坦的孙女伊夫林（*Evelyn*）见了面。在这次见面中，他们共同发现一个关键性的线索：在一件没有公开的手稿中，弗丽达在讲述他的公公的私人生活时，有一条虽然没在正文中，但是非常直截了当地提到有 54 封情书的注解。结论是显然的，这些书信应该在加利福尼亚的负责密勒娃遗产管理的“爱因斯坦家庭通信托管”法人团体那里。他们管理有四百多封书信。由于奥托·内森和海仑·杜卡斯曾经阻止弗丽达的传记出版，因此，他们两人被拒绝接近这些书信。对于信的内容，他们没有直接的了解。由于弗丽达对爱因斯坦的注释的发现，及爱因斯坦档案转交给希伯来大学，因此，为争取发表这些书信提供了新的机会。

1986 年春天，当时负责爱因斯坦全集出版的编者约翰·斯塔切尔（*John Stachel*）和希伯来大学的罗伊本·耶容（*Reuben Yaron*）成功地克服了障碍，和家庭托管法人团体达成了一个协议，复印了这些信件。这使得全集的出版者和希伯来大学各获得保存一份这些通信的复印件。具有决定性的会面是在加利福尼亚进行的。物理学家的长孙托马斯·爱因斯坦和家庭托管法人代理人之一居住在那里。当那个身穿网球短裤的年轻人一出现，谈判的人都立即解除了武装，很快就达成一个友好的协定，结果是，公开发表这些私人通信。

这些给密勒娃的信显示的是真实的爱因斯坦，一个并非没有

常人激情和弱点的人。这些信件是火辣辣的散文杰作，它讲述了一个失败婚姻的古老、悲伤的故事。它从温柔、肆意的爱情开始，以生硬、冷酷的退却结束。

在海伦·杜卡斯管理档案的所有那些岁月中，在她身边始终有一个木箱子，一个卡片箱。在她每天的工作中，只要她遇到一个在她看来值得注意的，或是特别喜爱的爱因斯坦的言论，她就立即记在卡片上，放到她的箱子里。每当我到她的办公室去看望她的时候，她总是让我看最近又增加了些什么。这个箱子中的藏物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人性面》（*Albert Einstein, the Human side*）一书的核心。那是一本爱因斯坦引文选集，她和班内什·霍夫曼（Banesh Hoffmann）共同编辑，在1979年出版。这本书展示了一个海伦想要让世界看到的爱因斯坦，一个神话的爱因斯坦，一个小学生和穷困的大学生的朋友，一个温和的、具有讽刺气质的哲学家，一个没有过激情绪和悲剧性错误的天才的爱因斯坦。

把海伦·杜卡斯《人性面》中所描述的爱因斯坦和艾丽斯·卡拉普赖斯在本书中所展示的爱因斯坦作一对比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艾丽斯·卡拉普赖斯不仅从旧有的，而且还从新的文献中选出了这些语句。她没有强调爱因斯坦个性的隐秘一面，但也没有隐藏它们。例如在“关于家庭”的一节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隐秘的一面。

当我为这个集子写序言的时候，我不得不问自己，我是否因此而涉及一种背叛。这是很清楚的，海伦·杜卡斯曾经明确地、激烈地反对公开发表爱因斯坦给密勒娃及他的第二个妻子爱尔萨的私人书信。而这本书中的很多内容是从那些她非常不喜欢看到的书信中摘引出来的。如果她在这样一本书上看到我的名字，她可能感到被背叛了。她无论如何不想看到这一切的发表。我是她所信任的亲密朋友之一，她信任我，因此，违背她明确表达的愿望，

对我来说是不舒服的事情。如果我是在背叛她，我无法愉快地写这篇序言。最后，我终于以这一设想来安慰我的内心，海仑·杜卡斯尽管有很多美德，但是，当她企图向世界隐瞒真正的爱因斯坦时，她就大错特错了。在她还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假装和她一致。我也不曾试图改变她的观点，因为她对于自己对爱因斯坦所承担的义务的理解，是改变不了的。但是，我也对她明确地表示过，我不赞成她用法律诉讼阻碍爱因斯坦文件的发表。作为一个人，我非常喜欢海仑·杜卡斯，并且敬重她。但是，我从来没有答应过她，支持她的这种新闻检查。我希望并且相信，如果海仑·杜卡斯还活着并亲眼看到，这些私人信件的发表，并没有减少全世界对爱因斯坦的钦佩和尊敬，她会原谅我。

这些情书的发表，即使对于海仑·杜卡斯来说，可能意味着是背叛，但是，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却绝对不是背叛。这本来来源丰富的语录集，描绘出一个充满魅力和质朴纯真的爱因斯坦，比海仑·杜卡斯在她的书中展示的那个温和的哲学家更加伟大和更令人景仰。当人们了解了爱因斯坦生活中隐秘的一面，就会对爱因斯坦在科学和社会领域中的贡献更加惊奇。这本书表明，真正的爱因斯坦不是一个超人的天才，而是一个人群当中的天才，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他甚至更加伟大。

几年前，在宇宙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到东京作讲座的那段时间，我有幸和他相处。对我来说，伴随乘坐轮椅的霍金穿过东京街道，是一次神奇的经历。我有一种感觉，就像陪伴耶稣穿过巴勒斯坦的加利利。无论我们到哪儿，都会有很多人。日本人默默地尾随在我们后面走，有时伸出手为了接触一下霍金的轮椅。霍金以超然的幽默欣赏着周围的景观。当时我想到我读过的一篇关于爱因斯坦在1922年访问日本的报道。那时人们跟在爱因斯坦的后面围观。70年后，依然如此，在霍金后面追逐。

14 爱因斯坦语录

那时，日本人向爱因斯坦表示敬意，现在向霍金致敬，并以此证明在选择他们的英雄的时候，他们有卓越的格调。他们能够跨越文化和语言的界限，在这来自远方的访问者身上追寻到犹如上帝般的品质。无论怎样，他们知道，爱因斯坦和霍金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伟大的人。这本书就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是这样。

弗里曼·戴森 (Freenman Dyson)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新泽西